

木垒河

原下陣忠實

李健◎著

木垒河，新疆天山北麓生长胡杨树的美丽地方
在这片土地上，世代繁衍生息着弹冬不拉、
敲手鼓、唱京戏、吼秦腔的人们

CTS

湖南文艺出版社
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博集天卷

CS-BOOKY

木垒河

李健◎著



湖南文艺出版社
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

朗集天卷
CS-BOOKY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木垒河 / 李健著. — 长沙 : 湖南文艺出版社, 2012.10

ISBN 978-7-5404-5755-6

I. ①木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（2012）第 208656 号

©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。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。未经权利人许可，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、插图、封面、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，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。

上架建议：文学·当代小说

木垒河

著 者：李 健

出 版 人：刘清华

责任编辑：丁丽丹 刘诗哲

监 制：一 草

策划编辑：马占国

版式设计：利 锐

出版发行：湖南文艺出版社

（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：410014）

网 址：www.hnwy.net

印 刷：北京嘉业印刷厂

经 销：新华书店

开 本：787mm×1092mm 1/16

字 数：450千字

印 张：24.5

版 次：2012年10月第1版

印 次：2012年10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 978-7-5404-5755-6

定 价：38.00元

（若有质量问题，请致电质量监督电话：010-84409925）

木 垒 河

目 录

- 一 该死的娃娃球朝天 / 001
- 二 狗日的命 / 024
- 三 剿匪 / 038
- 四 我就是头驴么 / 045
- 五 捡回个二傻子 / 049
- 六 流产 / 058
- 七 黑风 / 067
- 八 都是一条命 / 090
- 九 丫头大了 / 105
- 十 太岁头上动土 / 131
- 十一 跑马 / 142
- 十二 唱戏的苗子 / 146
- 十三 看你的鸡巴有多硬 / 154
- 十四 惩贪 / 161
- 十五 我是你弟媳妇 / 169
- 十六 讲武堂 / 176
- 十七 就想给你生个娃 / 186

十八	赛马会 / 201
十九	天机 / 209
二十	尕司令来了 / 229
二十一	我欠你的，拿命还你 / 251
二十二	饥荒 / 266
二十三	悔婚 / 277
二十四	迪化保卫战 / 281
二十五	共产党 / 288
二十六	祈雨 / 298
二十七	洋媳妇 / 307
二十八	割礼 / 317
二十九	北塔山战役 / 334
三十	抗粮 / 352
三十一	解放 / 363
三十二	终究逃不出个命 / 369

后记	我是被现实阉割了的 / 383
----	-----------------

一 该死的娃娃球朝天

守了两次望门寡、嫁过一次人的汪秀英，又嫁人了。

时值民国六年秋农历十月初八，汪雨量望着女儿再次身着喜服，头顶大红盖头，在喜庆的唢呐声里，被花轿抬出汪家大门，吧嗒吧嗒嘴，长长地舒了口气，嘴里嘟哝了一句：“丫头，这后头就看你的造化啦……”

汪秀英刚满十七岁时，媒人就踏破了汪家的门槛。她大汪雨量几经挑选，把她许给东吉尔高财东的大儿子。高财东的大儿子高英杰高大帅气，才从省城的高等师范学堂毕业回来。汪秀英曾在门帘后偷偷看过高英杰一眼，满心欢喜地庆幸自己嫁了一个英俊潇洒又帅气的如意郎君。三媒六聘，合了婚，喝了定亲酒，就等着一个黄道吉日了，高英杰却得了个怪病，且一日重似一日。高家遍请了方圆百里或是更远地方的名医方士，都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高大帅气的高英杰渐渐变成一把骨头，却没有一丝一毫的办法。无奈，高家只好请媒人一趟趟地往汪家跑，想和汪雨量商量，看看能不能早点把喜事办了，把汪秀英娶进门，好给一把骨头的高英杰冲冲喜。汪家还在犹豫，总不能把女儿的一辈子就这么葬送了，高英杰却等得不耐烦了，在夏日一个阴雨绵绵的傍晚撒手而去。临死时，拉住高财东的手，睁着眼窝深陷的双眼，不肯松手。

汪秀英守了望门寡。

高英杰死后不到半年，汪雨量又给汪秀英定了一门亲。男方是白杨河张大户家的二小子张茂才。憨厚实诚的张茂才，长得五大三粗，虎背熊腰，铁塔一般。走起路来，嗵嗵有声，一副不急不慢的样子。两家人交换了庚帖，算了八字，婚

事很快定下来。入秋后的一个吉日，媒人带着张茂才和他哥来汪家送聘礼行订婚礼。汪雨量特意杀了一只当年的冬羔子羯羊，请了几个乡党作陪。汪雨量的大儿子汪子恒坐在桌子的横头上倒酒。酒到兴头，汪雨量喊出丫头给在座的诸位叔伯大佬倒茶，也算是让丫头跟未来的女婿见个面。汪秀英含羞带怯地给各位叔伯大佬斟了酒，添了茶，就溜小跑地躲开了。看着汪秀英在里屋门口一闪，走了，张茂才的魂也跟着去了，心里像是揣了只小活兽，再也没安生，眼睛不时地觑着里屋门口，盼着能再看一眼花一般水灵的丫头。

酒一直喝到后晌，满心欢喜的张茂才不觉间喝多了。按汪雨量的意思要他们住下，第二天再回。可媒人和张茂才他哥执意要走，汪雨量也就没强留。几个人把摇摇晃晃、懵懵懂懂的张茂才扶上马，目送他们离去。

第二天，张家带话来，说张茂才死了。带话的人说，昨几个后晌，他们走到一碗泉，张茂才说渴了要去路旁的泉水边喝水，同行的人也没在意，看他一个人下马摇晃着去了。他们撒完尿，又等了一阵子，还不见他过来，就去看。张茂才趴在泉水边，脸浸在水里，已经没气了。

汪秀英又一次守了望门寡。

隔年，在奇台一家老毛子^①开的洋行里做事的崔吉娃回来了。崔吉娃是镇西头车马店崔六的二儿子，人长得不错，脑子也活泛，上过几年私塾，偶尔来几句“自在飞花轻似梦，无边丝雨细如愁”的词句，是走到哪里都让人觉得有些洋气的儿娃^②。闲来无事时就在镇上瞎逛。这天，在汪家门口碰到了汪秀英。崔吉娃的眼前一亮，没想到这里还有如此鲜亮的美人。一双清澈妩媚而又透着淡淡忧郁的眼睛，长长的眨动着的睫毛。娇如凝脂的脸上，两个浅浅的酒窝，一张小巧的嘴，嘴角微微上翘。左边嘴角下一颗小小的黑痣，使得这张脸更加妩媚动人。崔吉娃眼睛都看直了，不知道自己该不该上去搭讪，就那么愣怔地盯着看，直到那丫头消失在一扇门里，才醒悟似的拽了旁边的人问，这才知道是汪雨量的丫头。被问话的人还说了些关于汪秀英的传说，崔吉娃一脸不屑地瞥了说话人一眼，转身离去。回到家，崔吉娃满眼都是那丫头的影子，躺在他妈给他铺得绵软的炕上，仍然觉得到处硌得肉疼。丫头的眼神幽幽的，似一口深井，还有低顺浓密的睫毛都在撩拨着他，迷迷糊糊中崔吉娃的裤裆支起了帐篷。崔吉娃就这么火烧火燎地折腾了一宿，最终还是忍不住，要崔六去汪家提亲。崔六一听就蹦起来，“娃，你好歹也在洋行里做事，啥

① 老毛子：晚清民国时，东北、新疆一带对俄罗斯人的称呼。

② 儿娃：方言，意为男娃。

样的女人不好找？我看那汪家的丫头不吉利，命硬，克夫呢！”

“那是别人没福消受。她命硬，我还命硬呢！我怕啥？！”崔吉娃也蹦起来。

僵持了几天，崔六拗不过儿子，只好托人上汪家提亲。

汪家虽嫌弃崔六的门户，但想想自家丫头的处境，也就说不出啥了。要了崔吉娃的生辰八字，说先合合婚，要是八字没啥，这事就成了。汪家专门请了城南龙王庙里的王道士来合婚。王道士看了双方的八字，眯起眼，掐算了半天，又摇头又点头，看得旁边的人心里也是一惊一喜，眼睛都随着王道士的头转。半晌，王道士才呷口茶，捋捋下巴上几根稀疏的山羊胡子，“好姻缘！”看看众人，又重重地道，“好姻缘！天赐的。”众人也都舒口气，皆大欢喜。在喝定亲酒的时候，崔六表示，想在年内就把喜事给办了，这也正合了汪家的心意。

民国元年冬一个农历逢双的吉日，天蒙蒙亮的时候，崔吉娃终于穿上新衣，骑着马，跟在迎亲的轿子后面，踏上了娶亲的路。冬日的清晨，天气清冷，到处都盖着厚厚的积雪。唢呐吹奏出的喜庆的欢乐乐曲冲散了死巷僻角的寂静，四下里一片狗叫，《喜鹊登枝》的曲调更是撩拨着人和狗的情绪。一切都在按部就班地进行。汪秀英身穿大红绸缎的棉袄棉裤，头顶绣着“囍”字的大红盖头，被她哥汪子恒抱上花轿。门口的鞭炮已经点燃，唢呐声再度响起，崔吉娃骑的马突然惊了。马冲开人群，载着崔吉娃在这个清冷的早晨左冲右突。初始，崔吉娃在马上东倒西歪地还想控制住马，可没几下就掉下来了，一只脚套在马镫里，被马拖着狂奔而去。等人们制伏了受惊的马，救下崔吉娃的时候，崔吉娃只剩下了半拉脑袋。

突起的变故出乎所有人的预料。人们不知道下面的事该如何处理，谁也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场面。连处世精明老到的汪雨量也没了主意，神情颓丧、不知所措地望着众人。

镇上几个德高望重的老人觉得，汪秀英还是要被崔家娶走的，因为崔家的花轿不能空着抬回去。至于花轿为什么不能空着抬回崔家，谁也说不出个令人信服的理由。于是那边派人去通知崔家，这边喜庆的大红轿顶上缠上一匹白布抬出了汪家的大门。这让人觉得不伦不类，不知道是该继续喜庆还是该沉浸在悲痛之中。请来的乐师也不知道该吹什么曲调，稀稀拉拉地走在轿子的前面，不时地敲一下铜锣，像是开道。

望着抬走的轿子，汪雨量的心像被抽空了一般，撕扯般的疼痛令他颓然跌坐在一片狼藉的地上，捶胸顿足地后悔起来，后悔没能阻止这场婚礼，由此葬送了女儿的一辈子。他觉得，这是他亏欠了汪秀英的。在这个冬日清冷的早晨，望着慢慢升起的太阳，汪雨量心里充满了懊悔，任由老泪慢慢在脸上流过。

崔家翘首盼来的不再是喜庆的新郎新娘。崔吉娃他妈看到还剩半拉脑袋的儿子，大叫一声，朝后仰跌下去。随后的号哭是这里能听到的最美丽动听的歌唱。

“我的苦命的儿啊——你不听话啊——让这个狐狸精扫帚星、克夫星把你克死了啊——我的苦命的儿啊——”望着抬进家门的轿子，她疯了一般冲上去撕扯着汪秀英，“你个扫帚星啊——你赔我儿子的命来！”

只能像木偶一样任人摆布的汪秀英早就是个泪人，刚被人扶下轿子，就被疯子似的老女人撕扯一番，之后，又与躺在临时搭就的灵床上还剩半拉脑袋的崔吉娃拜堂成亲。随后，不是被送入洞房，而是披麻戴孝地跪在崔吉娃的灵前，为崔吉娃守灵了。

在这个到处贴满“囍”字的清冷的早晨，汪秀英这个花儿一样的女人，在呜呜咽咽的《小寡妇上坟》的曲调和一片哭声里，一头栽倒在崔吉娃的灵床边。

两个月后，汪雨量接回了已经憔悴得脱了人形的汪秀英。

嫁了人的汪秀英，没有成为媳妇，却变成了寡妇。她的名字开始在大街小巷、市井宅第被人传说。说什么的都有，有说汪秀英是命硬克夫，有说她是灾星转世，还有说是汪秀英太美，这份艳福不是凡夫莽夫所能享受得了的。总之，没有人再敢上门为她提亲说媒。汪雨量数次托媒，都被人家婉言拒绝了。眼看着一个嫣红的汁鲜肉嫩的桃子就要烂在树上，却无人敢来采摘。

日子像流水一般逝去，汪秀英成了汪雨量的一块心病，越来越重地堵在他的心口，让他不得安生。

就在这时候，魏家出事了。

这年秋天，断断续续修了十来年的西城门，却在竣工后的第三天，在腾起的一片尘雾中轰然坍塌了。

正值秋收之后秋播之前一段短暂的农闲时节。太阳悬在空中，烈烈地炙烤着新竣工的城门楼。新城门楼上的琉璃飞檐下坠着的四个硕大的铜制风铃，纹丝不动。廊柱上猩红的桐漆散发着浓郁气味。紫红色城门是桦木的，足足有五寸厚，上面钉着一排排铜钉。城门外一条土路蜿蜒向西，在一个梁湾下消失了，又在很远的梁坡顶上冒出来。四下里收割了庄稼的土地袒露着，一派萧条荒凉的景象。刚刚拾掇完地里的庄稼的农民三三两两地进出新城门，慢悠悠的行色中透着农忙之后的辛苦和懒散。

一个值守城门的士兵正拿着一块西瓜引逗谭二傻子。士兵左右躲闪着，谭二傻子左右随着追。这时候，士兵听到了响声，看到城门楼上有砖掉下来。城门洞

被巨大的压力挤压着，慢慢地变形变小，伴随着“吱——吱——嘎——嘎——”的响声，更多的砖块在往下掉。士兵稍一愣神，一把推开纠缠他的谭二傻子，想自己逃开去，结果，还是被城楼上掉下的一块飞檐砸死了。被推开的二傻子奇迹般地活了下来。

坍塌的新城门除砸死了两个值守城门的士兵，还砸死砸伤了乡下进城的六七个人。这不是一件小事，虽说这年头死个把人算不得什么，可这新竣工的城门不但塌了还砸死了人，蔡县佐就难逃干系了。

蔡县佐是木垒河的老人了，做了好多年县吏。大清国的时候就在奇台县衙当差，帮着知县料理木垒河地方的琐碎杂事。直到两年前，木垒河设县佐，做了多年县吏的蔡老爷顺理成章地成了木垒河的首任县佐。蔡老爷一上任，第一件事就是倡议复修西城门。这座修修停停历时十多年尚未完工的西城门让他咋看都觉得不舒坦。好端端一座城池，独独少了西城门，不但不雅，更重要的是世道不太平，城门不严，难防盗匪。蔡县佐倡议后，各商户踊跃捐资复修西城门。在决定领工修建西城门的人选时，蔡县佐想起了三鑫和的掌柜魏宗寿。三鑫和本是个粉坊，兼卖一些日用杂货，可它的掌柜魏宗寿是个远近闻名的泥水匠，他砌的灶台更是受人推崇。蔡县佐说，能砌那么好的锅灶，就一定修得好城门。于是魏宗寿领工修建西城门，又历时两年，新城门终于完工。可蔡县佐蔡老爷上任后主持的第一件大事，辛辛苦苦倡议修建的西城门，却在竣工后的第三天坍塌了。

当日下午，县佐衙门的两个士兵带走了三鑫和的掌柜魏宗寿。那天晚上，魏宗寿没能回家。他的大儿子魏啸才去给他送铺盖。魏宗寿和大儿子魏啸才在县佐衙门的门房里说了大约有半个时辰，魏啸才一脸凝重地走了。

魏啸才今年十九岁，长得精精壮壮，浓眉大眼，走起路来嘭嘭有声。他在来见他大之前，先去找了蔡县佐。他还不知道他大被士兵带来县佐衙门这事究竟有多大，但他隐约觉得这事很麻缠^①。他觉得不管咋样，都应该先去见见蔡县佐。虽说他们家和蔡县佐没什么特别的交情，但修建西城门的事毕竟是蔡县佐做主交给他大的。他推开县佐衙门值守的士兵，没等通报，就直接闯到蔡县佐的办公室里，“蔡家爸，你说我大究竟是咋回事嘞？”魏啸才的声音很大，在已经暗下来的屋子里回旋着，嗡嗡的，震得人耳朵疼。

蔡县佐苦着脸坐在阔大的榆木桌子后面。见魏啸才闯进来，一脸泼烦^②地挥

① 麻缠：方言，意为麻烦。

② 泼烦：方言，意为特别烦躁。

挥手，连眼皮都没抬一下，“你嚷嚷啥呢？麻溜地备钱去，先打发了压死的那几个人再说！”

魏啸才向前冲了两步，站在阔大的榆木桌前，两手撑在桌子上，冲着蔡县佐急赤白脸道：“蔡家爸……”

蔡县佐撩撩眼皮，摆摆手，止住魏啸才的话头，“现在出的这事是个大事情，不是我说了能算的事。我不过是个小小的县佐，我的上头还有知事大人呢。我已派人到奇台县衙禀报知事了，让他麻溜地派人来。”他瞭一眼一时语塞的魏啸才，“你就不要在我这达磨叽了！麻溜地备了钱料理了死人，这事可能还好弄些。”边说边泼烦地冲魏啸才挥手。

魏啸才张张嘴，看看蔡县佐的脸，犹疑着转身走到门口又停下来，“反正我大的事就靠你了！”说完，看看依然苦着脸坐在榆木桌子后面发愣的蔡县佐，噙了一声，一跺脚，甩着膀子走出屋门，去见他大。

魏啸才见过他大，走出县佐衙门的门房，神情茫然地站在县佐衙门口，左右张望着。夜色渐浓，镇子已看不清轮廓，一切都像陷入了一潭深不见底的黑水。魏啸才踽踽而行。猝然而至的变故，一切都在瞬间落到了他的肩上，让他第一次有了一种茫然无措的感觉。走到家门口，他站住了。院子里静悄悄的，没有了往日的喧嚣。

魏啸才愣怔地站了半晌才举手拍门。他的大妹冬梅一路嚷嚷着来开门，见是魏啸才，说：“妈在等你呢。你咋才回来？”魏啸才愣了一下，粗声大气地道：“去给妈说，没啥大事，让她放宽了心睡觉！”冬梅还想问问，看她哥泼烦地挥着手，欲言又止，撇着嘴一溜小跑地离开。魏啸才又呆站了一会儿，扭头去了刘师傅的屋子。

刘师傅是粉坊的师傅，父女二人，到他们家好多年了，住在库房旁边的一间屋子里。女儿湘绣和魏啸才的事是大家都知道的，所以，刘师傅还是魏啸才未来的老丈人。刘师傅住的屋子不大，里套外两间。外间住刘师傅，里间住湘绣。魏啸才到屋门口，看里面还亮着灯，就推门进去。刘师傅还没有睡，斜歪在炕头抽烟，见魏啸才进来，身子往炕里挪了挪，给魏啸才腾出块地方，冲魏啸才扬扬下巴。魏啸才觑着眼，在屋里窺摸一圈，闷着头蹇在炕角。刘师傅没有说话，依然抽他的烟，等魏啸才开口。

“你咋才回来？”湘绣一撩门帘，一脚探出里屋门。猛然看到她大阴了她一眼，一伸舌头，犹疑着把另一只脚移出屋门。

“姨夫！”魏啸才看看刘师傅，声音嗫嗫的，没有了往日的声气，“我大麻

缠了。”

“见着你大了，你大咋说的？”刘师傅伸手弹一下烟灰，闷闷地问道。

魏啸才说了下午见蔡县佐和他大的经过。“我大让我找你商量商量呢。说，看看能不能把我们家的粉坊抵出去，先兑些钱打发了城门洞里压死的人。我大还说，他估摸着能一下拿出这么多钱的没几家，他让我先去找找汪家。”

停了片刻，刘师傅才犹疑道：“我想——嗯，才娃，我想——是不是把铭娃喊回来？铭娃识文断字，脑子活。”

“把他喊回来干啥呢？”刘师傅的话音还没落尽，魏啸才就粗声大气截住了刘师傅的话头。铭娃是魏啸才的二弟，在老毛子开的天兴行奇台分号做学徒。

“铭娃尕^①的呢，喊回来顶个球用呢。”

刘师傅睨一眼魏啸才，屋子里一时静下来，只有“吱吱”的抽烟声。魏啸才觑着湘绣。湘绣的脸浸在昏黄的煤油灯光里，泛着茸茸的光。他的心里就毛躁起来，“姨夫！你倒是说话嘎，咋办呢？”

“大，你说嘛！”湘绣也禁不住催促道。

刘师傅抬头瞪湘绣一眼，“丫头家家的，胡插啥嘴呢！睡觉去。”看看魏啸才，又闷头抽烟。约莫有一袋烟的功夫，才清清嗓子，开了口：“你明几个晌午先去汪家看看，就说是你大让你去的，要把你们家的粉坊抵给他家，你看汪家咋说。我估摸着就是汪家答应了，这些钱也填不了这个坑。”他没有问魏啸才的意见，也没有商量的意思，说完又闷头抽起烟来。

魏啸才等了半晌，看刘师傅不再说话就站起身，面对着刘师傅却斜瞅着湘绣说：“姨夫，那——那我睡觉去了。”

湘绣也站起来，想去送，看看她大的脸，又忍住，“才娃哥，那你走啊！”

魏啸才从刘师傅的屋子出来，看母亲的屋子还亮着灯，往前走了两步，又停住。慢慢走到自己的屋门口，袖起两手，背靠着门框圪蹴^②下身子。

天深得看不见底，满天的星星像芝麻一样，撒落在夜空中。

“想扁个头，也不顶个球用，该死的娃娃球朝天。”许久，魏啸才恶狠狠地嘟囔一句，站起身，一脚踢开屋门，进屋睡觉去了。

第二天早起，他把家里凑出来的几十块大洋送给蔡县佐。蔡县佐看才拿来这么些钱，也没怨怪，“这些钱哪够？麻溜地再去想办法。”

① 尕：方言，意为小。

② 圪蹴：方言，意为蹲下。

魏啸才哭丧着脸，“就这还是凑的呢。再要你也得给些个时间准备呀。”

蔡县佐瞪了魏啸才一眼，一脸泼烦地挥挥手。

魏啸才从县衙出来，没耽搁，直接去了吉升昌，找汪雨量。

吉升昌是做百货的。坐北朝南，是个三进的院子。房子是四檩四檩口的。门面就是商行。从侧面进去，是个四合院。当院一棵老榆树，枝叶繁茂，几乎遮住了整个院子。魏啸才一进门，汪家的小伙计就迎上来。魏啸才说了来意。小伙计引魏啸才去见汪雨量。

汪雨量五十来岁年纪，比魏宗寿年长几岁。齐脖根的短发，夹杂着几根银丝，纹丝不乱，红润的脸颊上透出些蚯蚓般细细的血丝，双目清明。穿一件做工精细的团花蚕丝绸衫，黑色绸裤。一抬足一摆手，绸衫绸裤忽悠悠地抖。这时候，汪雨量正坐在堂屋的楠木太师椅上抽烟。见魏啸才进来，欠欠尻子，挥挥手里的水烟袋，算是打了招呼。

“汪家爸，我大让我来和你商量个事。”魏啸才走到南面一排靠近汪雨量的椅子前，冲汪雨量弓弓身，坐下。

“啥事？说吧。”汪雨量又给烟锅里塞进些烟丝，嘬起嘴对着手里的纸煤

“噗”地一吹，纸煤燃了，点着烟锅一口气吸进去。水烟袋咕嘟咕嘟一阵响。汪雨量微仰起头，丝丝缕缕的烟雾从口鼻中溢出来，淡蓝色的烟雾萦绕着慢慢散去。少顷拔下烟筒，“哧”的一声吹进气去，燃过的烟灰弹到地上粉碎了。

“汪家爸，我大的事你听说了吧？”魏啸才看汪雨量只顾抽烟不言传^①，发急道，“我们家要用钱，我大说想把我们家的粉坊抵给你们家，兑些钱救急呢。”

“这是你大说的？”半晌，汪雨量才漫不经心地问道。

“嗯！就是我大让我来的。我大现在还在县衙大牢里呢。”

汪雨量擦擦眼皮，不急不慢地摆弄着手里的水烟袋。其实，从昨儿个儿子汪子恒告诉他魏宗寿被抓，他的心里就涌起个念头。念头开始很模糊，可当他看到魏啸才的瞬间，模糊的念头一下子清爽了。虽然他还不清楚西城门坍塌对魏家的影响有多大，但他觉得这对魏家未说一定是一道坎。

“我昨儿去找蔡县佐。他说先交了钱，打发了那些压死的人就放了我大。我们家一时没有那么多钱，我大说现在只有你们家能拿出钱来。”魏啸才显得很急迫，唯恐汪雨量一口回绝了他，把脑子里能想到的，竹筒倒豆子似的全倒了出来。

汪雨量给烟袋里重新续上烟丝，点燃深吸一口，又慢慢仰靠在楠木太师椅

① 言传：方言，意为说话。

上。半晌，微微抬起头，眯着眼望了望魏啸才，似不经意地问道：“才娃，今年多大了？”

魏啸才愣怔地看着汪雨量，一时没有反应过来。他没想到汪雨量沉默半晌，会突然问这么个问题。魏啸才吧嗒吧嗒嘴，看汪雨量欠了欠身，才急急地道：“十……十九了！汪家爸，咋啦？”

“哦——你回去给你大说，这事麻缠的呢！我得思谋一下再给回话！”

魏啸才有点摸不着头脑，眨着眼犹疑地说：“汪家爸，我大说这事急得很呢！”

“知道！我知道呢！”汪雨量一副莫测高深的样子。

魏啸才一时也不知道再说啥，愣怔一会儿，看汪雨量依然是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，只好站起身告辞。“那就先谢谢汪家爸了！我先回去了，我等你回话！”说完站起身，心有不甘地瞪着汪雨量，看汪雨量依然仰靠在椅子上，只好犹疑地向门口挪着脚步。

“才娃，定亲了没？”

已经挪到门口的魏啸才听汪雨量这么问又停下来，眨着眼瞪着汪雨量。他不明白汪雨量今天咋了，老是提些让他摸不着头脑的问题，他愣了一下，往汪雨量跟前走了两步，“汪家爸！你咋想起问这个了？”

汪雨量慢条斯理地端起手边的小茶壶，吸溜吸溜地喝了口茶，抬起眼皮，瞟魏啸才一眼，看魏啸才一脸疑惑，发急地站在那里，又慢慢地向后靠了靠，“没啥，没啥，随口问问，你去吧！”

魏啸才呵呵一笑：“汪家爸要给我做媒呢吗？”他盯着汪雨量，看没答话，又赶紧说：“那我回去了！”说完拔腿奔出屋子，很快地走了。魏啸才脚步轻快，脚下像安了弹簧，让人觉得有什么东西在催逼着他，显得急促又富有生气和力量。

汪雨量听着脚步声渐远，慢慢欠起身，望着魏啸才的背影，咧咧嘴角，自言自语道：“娃是好娃，就是少些历练。”

隔日下午，在警察所供职的汪子恒去县衙大牢见魏宗寿。他在大牢门口踟蹰了很久，怎么想都觉得无法向魏宗寿张口。他觉得他大汪雨量的想法太不地道，有点下作了。妹妹现在的处境是有点难堪、尴尬，但也不至于让他大想出这种乘人之危的办法。

牢房很暗，弥散着腐朽气味。后墙上高过头的小窗口透进一缕光，斜照在对面的墙上，光柱里飞舞着粉尘和说不出名字的蚊虫。

魏宗寿正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，见晃进来个人，怔怔地眨着眼，半晌才醒悟

似的站起身，冲汪子恒讪讪一笑，搓搓手，转着身子左右逡摸，似乎是想给汪子恒找个坐的地方。他想，汪子恒是来找他商量怎么把魏家的粉坊抵给汪家的。魏汪两家，虽说同在一地抬头不见低头见，可毕竟两家来往不多，也说不上有啥交情。他之所以让才娃去找汪家，是因为汪家有钱。他想，汪家肯定会借机狠狠地敲他一下。他的脑子急剧地转起来，盘算着应对汪家的办法。

汪子恒冲魏宗寿摆摆手，轻咳一声，清清嗓子。一路上想好的话突然不知道咋说了。“嗯，魏家爸，嗯……”一向快人快语的汪子恒，突然觉得他大汪雨量让他做的是一件很不好开口的事情。

“你大咋说的？”魏宗寿问得有点小心翼翼。

“嗯，叔，我今几个来，是想和你说些别的事！”他看魏宗寿疑惑地瞪着他，咬咬牙，“是……是我妹子的事。你知道……嗯，啥——我大想和你结亲家呢！”说完这句话，汪子恒舒了口气。

魏宗寿一时没明白，“结亲家？结啥亲家？”

“我大想招才娃做女婿呢！”汪子恒咬咬牙，索性开门见山。

魏宗寿眨着眼，依然疑惑地瞪着汪子恒，他在想他是不是听错了，“你说啥？”

“我大——想——招才娃做女婿呢！”汪子恒重重地重复了一遍。

魏宗寿的脸一下僵住了，“这事咋说的？才娃已经定亲了！”

汪子恒讪讪一笑，“你这事呢说大不大，说小也不小。我大说，成了亲家就是一家人了，他也好帮你说个话啥的。”

魏宗寿哦了一声，终于明白了汪子恒的来意。他挺了挺腰板，别过头去，半晌，说：“才娃大了，儿大不由爹，这事你找他说去吧！你回去给你大说，这事，他可做得不地道！”说完，魏宗寿扭头坐在地上，喘着粗气，不再搭理汪子恒。

“那你的意思呢？”汪子恒不甘心地问。

“我——我没意思！该死的娃娃球朝天，命！”魏宗寿说得有点恶狠狠的。

汪子恒把魏宗寿的话告诉他大，汪雨量嘿嘿嘿地笑起来。笑得汪子恒莫名其妙，他傻站着不知道说啥好。汪雨量笑着，嘴里嘟哝着：“和了半辈子稀泥的泥水匠，这阵子倒牛气起来了！”

汪子恒一脸的不屑，“魏家才娃比秀英小着好几岁呢吧？你弄的这事究竟对不对劲嘎？”

汪雨量想了想，说：“要小个三四岁呢吧。那年，魏家才娃他大到木垒河的

时候，正好你外爷^①家的独一庄翻修，他在那达干了有一年多时间，那时候，他婆姨是个大肚子。”

“魏家……魏家是逃荒来的？”

汪雨量沉吟道：“也是，也不是。魏宗寿他大和你外爷进疆的时间差不多。听你外爷说，当年，左大帅进剿阿古柏，魏宗寿他大给一个赶大营的天津人赶马车到新疆。挣了些钱，又回了老家。原本想置田买地的，没承想，老家三年滴雨未下，赶上魏宗寿他妈又死了，他大一跺脚，带着魏宗寿二次进新疆。结果，走到半路上，他大又死了。好像是病死的，说是死在马莲井还是啥地方，我也说球不清。”汪雨量端起紫砂壶，呷口茶，“哎，你别说，这泥水匠砌的锅灶，就是结实好用，十几二十年了，到现在，还用得好好的。要不是那些个贼尻烧了你外爷家的庄子……咳，这尻球世道，就不是个能让人过安生日子的世道。”

汪子恒瞥了他大一眼，咬着牙，发狠道：“啥时候，阿地力个贼尻，落在我手里，我非活剥了他！”

“唉，这就是个命，你说这泥水匠，小心了半辈子，修得好好的城门楼子，咋就塌了呢？”汪雨量感叹道，“这人哪，说不上啥时候就灾难临头了！”稍停片刻，又幸灾乐祸地续道，“这回西城门塌了，就是他魏家的一道坎，这是老天爷帮我呢！”

汪子恒撇着嘴，嗤了一声。

汪雨量没有理会儿子的不屑表情，闷头想了一会儿，要汪子恒再去找魏啸才。

“还去？”汪子恒睁大眼睛。

“去！我非要和魏家结这门亲不行。”

傍晚的时候，汪子恒见到了魏啸才。他盯了魏啸才很久，才慢悠悠地道：“才娃，下午我去看你大了，他在里面住得可不自在！”

魏啸才被盯得浑身不自在，半张着嘴，眨着眼，盯着汪子恒，不明白汪子恒到底要说啥。他暗自思忖，汪家这一老一少，这两天是怪球了，说话做事咋都神神道道的。

那天，汪子恒对魏啸才曲里拐弯、云里雾里地绕了半晌，魏啸才渐渐地听出了味道。他惊讶地瞪大眼睛，看着汪子恒的嘴皮子慢悠悠地上下翕动着，“你是说让我娶了你妹子？”看汪子恒点了点头，一下子跳起来，额头和脖子上暴起一

① 外爷：方言，意为外祖父。

条条蚯蚓般的青筋，梗着脖子，“我已经定了亲了！”就地转了个圈，又重重地道，“这咋可能呢吗？！”

汪子恒依然不急不躁，伸手拍拍魏啸才的肩膀。魏啸才使劲地扭一下肩膀，抖开汪子恒的手。汪子恒笑笑，“可能不可能的，你慢慢思谋吧，这不是商量呢嘛。我们家又没逼你。”他看看气得发呆的魏啸才，背起手，晃晃悠悠地走到院门口，又扭回身喊道：“才娃，好好掂量掂量吧！”

魏啸才愣怔地望着走远的汪子恒，半晌才反应过来，狠狠地踢了一脚地上的石头，冲着汪子恒的背影恶狠狠地道：“日你妈！汪子恒，老子就是憋死，也不娶你们家的丫头。”

汪子恒走后，魏啸才蒙了，不知接下来该咋办。他像一只被困在泥潭里的野兽，徒劳地挣扎着，而且觉得越挣扎陷得越深。狗日的汪雨量咋会提这么个条件。魏啸才想破脑仁都没有想出一个应对的办法。他在屋子里焦躁地转来转去，觉得有一股气在胸间慢慢积聚膨胀。湘绣进来看他黑着脸，吐了吐舌头又退出去，可过了没一盏茶的工夫，忍不住又蹭进屋来。魏啸才瞪她一眼，看她还站在那里，从炕上跳下来，“你出去进来的，找魂呢吗？”湘绣嘟起嘴，一脸的委屈，“我就来看看咋了吗？你大声噎气的干啥呢吗？”魏啸才梗梗脖子，“你——你看了能弄啥？狗日的汪雨量要我娶他的丫头呢！你有办法？”一扭身闪过湘绣，扔下呆愣的她，一脚踢开屋门，走了。

院门口一片沸腾，不知哪儿来的几只野狗，呜咽着凶残地厮咬。魏啸才盯着厮咬着的野狗看了一阵子，猛扑过去，冲着厮咬的野狗咬牙切齿地乱蹬乱踢，“狗日的，让你咬！狗日的老尻^①。”咬得难分难解的野狗遭到突然袭击，停下来，龇着牙，瞪着魏啸才。魏啸才更气了，“还瞪我！狗日的，我叫你再瞪。”冲上去，也像疯狗一样，双手乱舞，发狠地踢着野狗。野狗呻吟着四下里逃开，跑出不远，又停下来，蹲坐在地上，嘲笑似的龇牙瞪着魏啸才。魏啸才望着跑开的狗又停了下来，一股气更是憋闷在胸间。他猛跑两步，拾起地上的石头，撵着狗砸过去。

街道上空荡荡的，间或有人神色匆匆地走过。远远地有哭声传过来，哭声里夹杂着呜呜咽咽的唢呐声。该是被压死的人家里办丧事。这样想着，魏啸才更烦躁了。

① 老尻：方言，意为老东西。